

## 人生智慧

## 围棋

■赵韩德文

小区附近有个社区文化活动中，里面长年开设了一个免费的围棋学习班，有专业老师讲课。我饶有兴趣地去听了一段日子，感到非常有意思。

毕竟是专业老师，把棋理和棋形讲得又通俗又形象又生动。一大批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古怪怪的围棋名词涌进耳朵，这些小精灵弄得我晚上睡觉时，它们还在梦里卡通一样跳来跳去：“大头鬼”、“愚三角”、“小猪嘴”、“大猪嘴”、“伸铁腿”、“立玉柱”、“倒脱靴”、“八王走马”、“黄莺在枝”、“金鸡独立”……

围棋不像象棋。象棋一上来就互相亮出装备和兵器，剑拔弩张地摆出厮杀一番的阵型。双方的目的很简单：擒贼擒王，将对方主帅逼人走投无路之境，缴械投降。象棋有点像京戏，各自区区十几颗棋子，在楚河汉界一带跑龙套，代表着三军兵马。别看声色俱厉，弄到最后却常常一团

和气，残兵勇各自徘徊，和棋了事。和棋固然相当和谐，双方却白费心力，枉自辛苦争斗一场。

围棋并不鼓励匹夫之勇，不鼓励“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它鼓励战略眼光、战术手段和短兵相接时的智慧和勇气。它目光落在攻城略地，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它要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双方拥有的三百几十颗黑白之子，比起象棋，分明是千军万马。它是大兵团作战，进行的是一个又一个战役。

围棋的每颗子都是一名士兵，没有帝王将相上下等级贵贱之分，不讲究身份和职称的排列，也没有车马炮专业之分，不要求规行矩步。每个士兵只要一上岗就顶在阵前，与阵地共存亡，不移动半步。

由于地域广大，有充分的回旋之地，于是计谋频出：虚实相间、敲山震虎、围魏救赵、暗度陈仓、大军压境、奇兵突袭、逢危须奔、攻彼顾我……日本的围棋手赞叹道：“论棋毕竟似论兵，霜鬓始知弈理深。风马三军临楚国，火牛一道复齐城。”

围棋根本不可能产生和棋，胜负终将分明——哪怕甚至只是四分之一目上下。于是围棋手只有奋力争胜，没有任何妥协可言。因此围棋是

很残酷的。楸枰上令多少英雄扼腕和抱憾！最著名的就是当年风华正茂的马晓春，国际大赛时三次折戟于韩国李昌镐，每次负于对方只是仅仅半目而已！真是长使英雄泪满襟。

苏东坡曾经放达地说：“胜固可喜，败亦欣然。”但当时就有人认为他讲此话显然是不懂围棋。苏东坡的好友黄鲁直爱下围棋，对局时苦思冥想，他自己形容道：“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蝸甲化枯枝。”说尽围棋甘苦。

围棋进入白刃战阶段是极其惨烈的，形象地被称作“屏气”。在一口气的差别中，进入绝杀。

学习班老师说：“这种时候，你如果临时数气，很可能忙中出错，所以平时就要记住这些口诀——”学员们伸长头颈拼命竖起耳朵：“花五8气；丁四5气；刀把五8气；花六12气。”“……有眼杀无眼；大眼杀小眼；公气属大眼……”

学员们互弈时，老师就在教室里巡回。他最多的批评是：“你太‘贪’啦！别人有一点空（区域）你都容不得？”“不要光想吃、吃，保护好自己，做好准备工作！”“看大势，看目数，见好要收。把胜势变为胜局！”

好像非常有哲理。

## 时令小语

## 新春之声

■章玉华文

甲午马年，“马上发财、马上封侯”之类的问候语如绚丽礼花怦然响彻于大街小巷、纸媒电媒，瞬间成为当今最时尚的祝福。这些热情洋溢的语句寄托着人们对马年新春最美好的期冀，希望所有的愿望如童话般旋身展现，美梦成真。

新年的问候高歌猛进，城市的声音潮来潮往。有的声音渐行渐近，有的声音却有可能且行且远。一个冬日的下午，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两位嘉宾在用沪语热烈讨论着春节是否燃放烟花爆竹的话题。双方吴依软舌，唇枪舌剑，从城市环境治理需求到世俗人情常理，各陈利弊，得理不饶人，话语间似有势不两立的气场。上海话像拨算珠盘般的格拉清脆、噼里啪啦的优势在此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旁倾听的我不由感叹声音的魅力。

曾经有一段时日，上海人大呼上海小囡不会说沪语，沪语断层脱节有江河日下之势。于是乎，各家媒体纷纷出拯救沪语的措施，电视台推出沪语版《新闻坊》、《大家帮帮忙》节目，广播台的老牌节目《阿福根谈生

产》又隆重登台，主持人沪语大赛硝烟四起，沪语节目的春天再次灿烂绽放，重振沪语光辉形象的实力正在逐渐加强。

姑且不论上海话的生命力在各方神器的助推下是否会迎来井喷态势，另一个我们熟悉的声音——爆竹烟花之声是否会因雾霾而销声匿迹呢？“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中国的新春历来是从响彻云霄的爆竹声中拉开序幕，而今随着时代的发展，PM2.5已成为城市居民开门第八件事。呼吸新鲜的空气、仰望瓦蓝的天空在我们身处的繁华城市有时竟然成为奢望。

春节期间，禁放烟花爆竹的倡议一而再、再而三被人们提及，它不仅能减少空气污染，而且也有利于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据报载，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微博曾发起投票，结果1100人中，84%的人赞成禁放。一个传统的消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自由愉快地呼吸，一个传统的匿迹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天空的碧蓝如洗。

今年申城春节是否处处听闻阿姨爷叔的恭喜发财，是否只听到零星的鞭炮声？上海的春天是否会沪味十足、漫天清新？期待马年春天不仅仅停留于走马观花，让我们每个上海市民都为这满城春色出一份力，添一分彩。

## 意犹未尽

## 一棵树

■梦雨文

一棵树，与另一棵树，并肩排地挨着，站着，站成一排青青的守望。不像风中的稻草人，戴着破毡帽，手执旧蒲扇，假扮成人的样子吓唬麻雀。

守望中的每一棵树，特别是村口的，每一棵高大的乔木，甚至每一朵花代表了故乡。

一棵树和另一棵树用颤动的叶子播撒黄昏的阳光；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用心交谈到月光西斜；一棵树是另一棵树从小长在一起的挚友，一棵树是另一棵树根连根的兄弟。

每一棵树长得都相似，每一棵树秉性都不同。每一棵树都拥有与别的树不同的青春，不同的气息，开不同颜色的花。每一棵树都有另一棵树能懂的旗语，每一棵树又有藏在心里秘而不宣的年龄。

树，年年长高、长大、长粗，但它的姿势不变，体态不变；出世用什么姿势，一辈子就成什么姿势。

树有脚，但不能行走，因为根扎得太深。既然长在这里，生了根，就绝不迁徙，绝不离开。不离开，也离不开，因为这种时候，故乡真的很贫

瘠很贫瘠，清贫如月光。

跟随四季的树，终于长成一条汉子。并且喜欢把衣衫搭在肩上，头顶一片天，脚踏一片地。并且喜欢沉默不语。沉默在风雨中，沉默在晦暗里，沉默在悬崖上。沉默，是一辈子的性格，改变不了。

沉默，并不意味着树不喜欢热闹，不喜欢唱歌。树，经常沉默着听小鸟，听流云。经常用这孤独的姿势，像一个叼着旱烟袋的老人望着麦场上的阴晴。

树开始成熟，枝干已经粗壮，根深叶茂。开始有顶天立地的感觉，有一种要担当重负的事业感和成就感。它必须成为栋梁，它觉得自己越来越挺拔，越来越坚韧。纵然狂风大作，飞砂拔木。树，直面风雨，决不回避什么，在这大厦将倾之际。

当秋风用刀子割断温情，寒流肆无忌惮地逼树脱下夏天的盛装，叶子已被剥光。树，就只留下骨头支撑自己。当骨头也被赤裸裸地磨得光滑，叶子落尽，刺，就指向青天，指向寒流。

在狂风中，树，始终摇晃着努力挺直腰，宁可倒下，宁可折断，也不向谁鞠躬，低头弯腰。倒在风暴之乡的树很平静。斧头来了，利锯来了，一起来吧！树可以利用斧头，利用利锯，展现它美丽的纹理，奉献它斑斑的年龄，做成接纳四季的大门。



守望 ■小星

## 咬文嚼字

## 诗人首先是一个观察者

——谈写诗与观察

■葛乃福文

诗是诗人通过观察、感受从社会生活中获得个体体验的产物。有人认为是：“艺术家首先是一个观察者。”诗人何尝不首先是一个观察者呢？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人，也一定是一个善于在生活中捕捉写诗灵感的人。观察入微，过目不忘，就能触发写诗的灵感。

无论写现代诗，还是写旧体诗，均离不开观察。诗人赵青勃说得好：“诗人是美的探索者……诗人用眼睛观察生活，用思考认识生活，用感情拥抱生活……从生活到诗的过程，是对于美的探测、开采、冶炼和锻炼的过程，是美的孕育、成形和分娩的过程。”（《诗

人与生活》）他是将观察生活看成是孕育美、产生诗的前提。

近来拜读台湾著名诗人刘菲写的以湖北名胜、景点的一些诗章，无论是《武汉大桥》，还是《与屈子合影》，均写得清新隽永，十分耐读，其中细致入微的观察，尤其值得称道。例如：“（武汉大桥）将电视塔、餐厅酒店和商品广告牌一一收入眼底。再如：“（屈原塑像）你立在东湖/看山看水看荷/看人间世风景/看青年男女织虹/还有孩子在你身旁嬉戏/在嬉戏中大树的诗名/好多好多自然多国风”（《与屈子合影》）诗

中东湖水，人间景物，男女织虹，孩子嬉戏，无一遗漏。这些看似寻常物，然而解用都为绝妙诗。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一气呵成。倘若诗人身在宝山不识宝，是很可能让这些有用的素材在眼前一闪而过的。

“日头坠在鸟巢里，/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难民》），是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名句之一。他说：“当我在推敲这个句子的时候，并不是单单要把它造得漂亮，而是心里先有了黄昏时分那样的一个境界，这‘境界’同样来自他细致入微的观察：“黄昏朦胧，归鸦满天，黄昏的颜色一霎一霎的浓，乌鸦的翅膀一霎一霎的淡，最后两者渐不可分，好似乌鸦翅膀的黑色被黄昏

融化了”（《学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

到杭州旅游的人没有不到灵隐寺的。“寺门前有对联，上联曰：峰峦或再有飞来，坐山门老等。今反其意而赋之。古木参天宝殿雄，万方游客浴香风。劝君休坐山门等，不再飞来第二峰。”（苏步青：《灵隐寺前戏作并序》）读后颇受启迪。

杭州灵隐寺山门前景观有飞来峰（又名灵鹫峰）与冷泉等，因此有人据此撰写一联勒于楹柱：“峰峦或再有飞来坐山门老等，泉水已渐生暖意放笑脸相迎。”作为游客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倘若不善观察，就不会看到这副对联，更不会有《灵隐寺前戏作并序》这首诗的问世。可以说，他是从这副对联的上联受到启发后转而进入构思的。对此苏教授说：“一有感触，便抓紧业余时间构思、索句，再经几次推敲，写出初稿。……我在写《灵隐寺前戏作并序》时，就先想得后两句：‘劝君休坐山门等，不再飞来第二峰’，然后再回过头去想前两句：‘古木参天宝殿

雄，万方游客浴香风。’诗写出后，我常常放它十几天，再对诗句，以及字、词进行反复推敲，使它更为严谨，更能表达其内在的含义。”（《我和旧体诗》）这是经验之谈。

诗人苏东坡说得好：“……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莫不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江行唱和集序》）有所接，有所触，才能有所发。没有耳目所接，又岂能“有触于中”“发于咏叹”呢！我理解这里的“接”与“触”就是要求诗人耳听四方，眼观八方，时时处处做生活的有心人，同时也指出了诗人观察生活的具体途径；我理解这里的“发”就是厚积而薄发，非勉强所为。接、触、发即耳目所接，有触于中和发于咏叹，正是道出了写诗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也可以说这是另一种的诗中三昧。

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首先是一个观察者，不会观察也就不能成其为诗人，足见观察对写诗的重要。